

七

修

類

稿

七修類彙卷之二十九

杭仁和即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各詩之始

四言古詩如舜典之歌已其始矣今但以三百篇而下論之漢有常孟一篇雖入諸選其辭多誹怨而無優柔不迫之意若晉淵明停雲茂先勵志等作當爲最古者也後惟子厚皇雅章其庶幾乎故子西曰退之不能作也蓋此意模擬太深未免蹈襲風雅多涉理趣又似銘贊文體世道日降文句難古苟非辭意渾融性情流出安能至哉五言古詩源於漢之蘇李流於魏之曹劉乃其冠也汪洋乎兩

晉靖節最爲高古元嘉以後雖有三謝諸人漸爲鏤刻迨唐陳子昂出一掃陳隋之弊所謂上遏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直至考亭夫子又得其雅正之純也揚仲弘曰五言詩或興起或賦起或比起須要意深辭溫感慨傷思者貴乎感動人情閑適寫景者貴乎雅淡悠揚如古詩十九首是也嗚呼豈易能哉七言古詩唐詩品彙高漫史詩話皆云雖起於漢武栢梁之作而甯戚南山歌已備其體矣意商歌後雖七言首二句三言已非古詩之體蓋歌行可以長短句七言古詩恐當一律成文始於漢武無疑也若以商歌爲是則薤露等篇亦可以入矣但選中有雜一二歌字者不知何也惟品彙最高辭旨雖似古詩而

終贅一歌字者則多入長短句矣故詩法辯體入韓公河
之水於七言不知劉履又斷爲此楚語也絕句之法楊伯
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摩詰效顧
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甚楊言大畧如此而不考梁
簡文夜望單鴈則已有七言絕但少耳又按詩法源流云
絕句者截句也如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
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皆對者是絕中四句皆不對者則
絕前後各兩句也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觀李漢編昌黎
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是也周伯弼曰絕句以第三句爲
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涵蓄無盡此又其法也歌
行等作詩林辯體云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

樂章及繞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可被於管絃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怒曰怨。雖其名各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此又所當知也。律詩雖始於唐，亦由梁陳以來駢儷之漸，不若古體之高遠，太抵律詩拘於定體，詩至此而古意微矣。雖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但至於換句拘體之類，又律之變斯為下矣。揚仲弘云：凡作律詩，起處要平直，承處要春容。

詩賦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字俗意俗語俗韻可謂至妙之言也排律雖始於唐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梁陳之間儷句尤多大抵止於五言七言則絕少矣不當鍊句鍛字大致工巧只要抒情陳意通篇貫徹若老杜贈韋左丞等作前後不對處也有此極其佳者也

中秋不見月

永樂中秋 上方開宴賞月月為雲掩召學士解縉賦詩遂口占風落梅一闋其詞云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

上覽之權甚復命賦長篇又成長短句以進歌曰吾聞廣寒

八萬三千修月斧暗處生明缺處補不知七寶何以修合
成孤光洞徹乾坤萬萬古三秋正中夜當年佳期不擬婦
娥悞酒杯狼籍燭無輝天上人間隔風雨玉女莫乘鸞仙
人休伐樹天柱不可登虹橋在何處帝閣悠悠叫無路吾
欲斬蝮蛙磔其兔坐令天宇絕纖塵世上青霄絮如故黃
金爲節玉爲輅縹緲鸞車爛無數水晶簾外河漢橫冰壺
影裏笙歌度雲旗盡下飛玄武青鳥嚙書報王母但期歲
歲奉宸遊來看霓裳羽衣舞 上益喜同縉欲過夜半月
復明朗 上大笑曰子才真可謂奪天手段也蓋旣以其
天才又歌有坐令天宇絕纖塵等句今集止載後歌而雜

僞者多也

學詩有成

國朝羅璟江右人也自習舉子業至登科不知何謂之詩後考庶吉士學士試以秋宮然默然無以答遍問同考者同考對以韻脚起結聯對如此然後即作一詩云獨倚欄杆強笑歌香肌消瘦怯春羅羞將舊恨題紅葉添得新愁上翠娥雨過玉堦秋色靜月明青瑣夜涼多平生不識春風面天地無情柰老何主試者語之曰爾後必能詩已而果然即此詩有別才亦可知也

詩意同

予嘗見一勢利之人因即瓶花而作一絕云白白紅紅室
蒲春祗將顏色媚時人不知根蒂綠無幾獨藉瓶甕枉弄

神昨讀郭元振集有味雲絕句曰聚散虛空去復還野人
閑處倚筇看不知身是無根物蔽月遮星作萬端予意此
詩郭亦當時或譏武氏故與瓶花同意耳

各文之始

詔勅制誥皆王言也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之類三代無
名秦李斯始議命爲制令爲詔至漢高祖有太子勅武帝
有責揚僕勅誥雖本於湯誥布告令於四方者也與詔同
義然聖經不與後世文辭同故辨體取春秋傳文爲式今
乃告身之誥是也夫四體自唐以後多用四六殊不知制
誥雖可而詔勅必須直言皆貴乎典雅溫潤理不可僻而
語不可巧也策義有二在漢若治安賢良在宋若臣事民

政類今之奏疏故說文曰謀之問而答之謂之對策則今之科場者是也呂東萊分之爲二類是矣辨體載制策而遺對策恐未盡也至於冊立皇后太子晉宋九錫文冊蓋冊策通用古以竹簡書乃用此冊字其文則又上與下之言也表者白也以情旨表白於外漢則散文唐以後用四六矣真西山云表中眼口全在破題又忌大露文必簡潔精緻也文章緣起曰露布始於賈洪爲馬超代曹操子考漢桓時地因數震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註謂不封則是漢時已有其名至魏以後專爲軍書本義露於耳目布之四海也若元魏戰捷欲聞於天下乃書帛建于漆竿之上名爲露布文心雕龍又曰露板皆因其名而巧於用義

耳檄者激也始於張儀爲檄楚相辭意則暴彼罪惡揚已
威武論天時人事使忠義憤發亦軍書也箴銘頌贊體皆
韻語而義各不同箴者規戒之辭如箴之療疾銘者名器
自警贊者稱揚贊頌則形容功德皆起於三代惟贊始
於漢之班固辨體論之詳矣文則欲其瞻麗宏肆而有雍
容起伏之態記者紀也禹貢顧命義固記祖未有名也戴
記學記文選又不載焉以非後世文辭同也故以韓柳爲
祖記其日月人事後略爲議論而已與志無遠焉序者次
序其事也始於詩書之有序故金石例曰序典籍之所以
作也後世贈送讌集等作是也論者議也昭明文選以其
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美

惡一日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意恐過爲之
分善乎劉勰曰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註參體
辨史則與贊辭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說者釋也
述也解釋義埋而以己意述之祖於夫子說卦許慎說文
廬學士曰說湏出自己之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贍爲上
若陸機文賦以爲說焯焯而譎狂豈知言哉解之義則近
於說矣而原於唐原者推原也辨者辨析也一則由於易
之原始及終之訓一則由於孟子好辨之答故有是名文
體則皆以退之五原辨諱等作必湏理明義精曲折詳盡
有關世教之大者可名之也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
書曰奏劄曰奏狀曰奏議恐其漏泄俱封囊以進故謂之

封事臣告君之辭也。祖於伊訓無逸諸篇，彈文固目中之
一。而其辭則要核實風軌，所謂氣流壘中，聲動簡外可也。
傳則載一人之事，創自馬遷，體亦不同。如遷之作荀孟不
正言而及諸子，范曄之傳黃憲無事迹而言語形容，此體
之變也。至韓作毛穎，又變體之變。此在作者之筆也。行狀
則實紀一人之事，爲死者求誌之辭也。埋銘墓誌、墓表、墓
碣皆一類也。銘誌則埋於土，表碣則樹於外，述其世系、歲
月、名字、爵里、學行、履歷、恐陵谷變遷故也。然在土者文簡
在外者稍詳，表謂有官者，碣謂無官者。漢晉來有之矣。誄
辭、哀辭、祭文亦一類也。皆生者悼惜死者之情。隨作者起
義而已。誄始於魯哀公之於孔子，哀始於張茂先之於

武祭文則孟德於喬玄也辭貴親切真實情謚於言可也
若禱神之文則又當爲悔過遷善之語題跋漢晉諸彝
載惟唐韓柳有讀其書其文題宋歐曾又有跋語其意不
大相遠故文鑑文類總曰題跋其義不可墮人巢白其辭
貴乎簡健峭拔跋尤甚於題也辭賦一例古賦辨體辨之
精矣予不贅焉

紅木樺詩

木樺花本草諸書皆言白葢黃香謝無逸詩曰白雪凝酥
點嫩黃于武陵曰夜揉黃雪作秋光則知晉以來同也小
爾雅又云丹桂者何哉後見四明舊誌有大紅樺因與人
言聞吾杭錢塘學中舊曾亦有一本今讀話腴載宋高廟

時象山史本家木樨忽變紅色因獻闕下高廟畫為扇面
作詩以賜從臣詩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霏霏照林丹
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然誌中又載詩云月
宮移得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煙霄承雨露丹心
一點為君開觀其辭意又似當時臣下之詠者誌收或訛
又曰自是四方爭傳史本以孫枝接也吾杭或亦當時所
傳顏魯公集有謝人青桂花詩此尤異耳

鐵膽金甲

山房隨筆載陸秀夫挽張世傑詩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
雲中金甲神惜其全篇不傳又註二句故實云為焚張之
屍其膽如斗而不化須臾雲中見金甲神人曰我關係不

小身後出必恢復也殊不思陸死於張之先也不知此何詩也妄載如此

妾薄命

元豐間曾鞏薦后山有道德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館命未下而曾卒后山感其知己不頌出他人門下作妾薄命二首以自擬其一曰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其二曰葉落風不起山深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惠妾無其終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妾身無所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二

篇曲盡相知不倍之義形於言外誠騷雅意也故詩話中
多以二詩爲首唱予竊以前之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後之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恐四句不足盡相知之義
耶輒掛劍之情者何如耶旣曰相知又何必計其知否此
於理或少有倍耶抑止因薦舉而其言如此耶果后山之
詩惟東坡黃山谷可知之耶

山農刺時

王冕字元章號山農元末人也身長多髯少明經不偶即
焚書讀舌兵法戴高帽披綠蓑着長齒屐擊木劍行歌於
市人以爲狂士之負材氣者爭與之遊嘗遊京城名貴側
自平生嗜畫梅畫成未嘗無詩也有詩云我家洗硯池頭

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
或以是詩刺時欲執之一夕迨後太祖物色得冕因與糲
飯蔬羹山農且談且食上喜曰可與共大事授諮議叅軍
一夕暴卒應制作絕云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生
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有春今竹齋集中未刻
昨見蒲菴禪師復見心題其梅花一歌亦奇特也因舉其
槩同錄歌云會稽王冕高頰頰愛梅自號梅花仙豪來寫
遍羅浮雪千樹脫巾大叫成花顛有時百金閒買東山屐
有時一壺獨酌西湖船暮校梅花譜朝誦梅花篇水邊籬
落見孤韻恍然悟得華光禪我昔識公蓬萊古城下卧雲
草閣秋蕭灑短衣迎客懶梳頭只把梅花索高價不數楊

浦之每評湯叔雅筆精妙奪造化神坐使良工盡驚詫平
 生放浪禮法踈開口每欲談孫吳一時騎牛入燕市真目
 恠殺黃髯鬚地老天荒公已死留得清名傳畫史南宮侍
 郎鐵石腸愛公梅花入骨髓示我萬王圖繁花爛無比香
 度禹陵風影落鏡湖水開圖看花良可吓咸平樹老無遺
 株詩魂有些招不返高風誰起孤山逋接復見心亦元臣
 名來復字見心入 國朝畏法而髡其首觀此歌則知其
 膏次矣

口占三詩

餘杭符楫弘治間貢士也未第時拿舟下杭城過土豪之
 難而亂其菱舟被留焉然豪聞為秀才則曰請作詩行符

口占云傭是餘杭符秀才家間有事出鄉來撐船稚子進
無識總是豪難忒佔開笑而什之舊又聞汝水有放生池
官府禁人採捕有士子垂釣於中爲邏者送之有司意非
士人欲試之釣者口占曰投却長竿捲却絲手携篋笠賦
新詩如今刺史清過水不是漁人下釣時釋之又唐李涉
過九江遇盜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豪首云若是李
涉久聞詩名願一篇足矣涉口占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
豪客夜相聞他時不用多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然三事
一意而詩之高下特不同耳

非荆公詩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

言卷三
生真偽有誰知諸書引者皆以爲荆公之詩臨川集不載
不知何人者也以格律論之亦必宋人耳

改子陵起句韻

宋人題嚴子陵詩曰一着羊裘便有心羊裘豈是釣魚人
當時只着蓑衣去江水茫茫何處尋鐸冠徐延之伯齡以
人字爲非韻改作一着羊裘用意深羊裘豈是釣魚心然
韻雖不錯用意終不似前

悼內詩

五、抗肅愍于公悼夫人董氏詩十一首其第二首頗佳詩
云世緣情愛總成空二十餘年一夢中疏廣未能辭漢主
孟光先已棄梁鴻燈昏羅幙通霄雨花謝雕闌暮地風欲

覓音容在何處九原無路辨西東
昆山張和字節之天順間官浙江憲副時寵妾新亡亦有悼詩云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結紅冰樂天老去風流減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雨隨雲散事難憑夜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綾後詩尤勝於前二作皆膾炙於世錄之

蜀僧漁翁詩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居湖山有蜀僧徘徊其側賈問汝何爲也對曰詩僧賈見湖中漁翁遂命咏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爲韻僧應口曰籃裏無魚少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此詩草木子之所紀惜不原其意以申之予故復錄以足其意也僧敢徘徊賈側

是蓋隱於僧而有爲爲之者作詩非諷乎第一句是言朝廷乏人二句是擬已可用三四句是欲仕而又恐蒙蔽不知耳今直述其辭而不言其蘊藉之意亦何膾炙人口然其書亦多好詩惜事爲國忌者不刻

謝李咏蝶

謝無逸有咏蝶詩云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又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無處尋可爲形容蝴蝶盡矣遂稱爲謝蝴蝶自後李商隱竊其義而變之曰蘆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溫句雖工而不妙矣此可謂絕唱之後不當再道李豈不能煉句者哉

詩不類入

昔人云山林之詩與臺閣者不同以其素習而出言自類也故有粉牆人看之論耳樂天富貴酒色可為至矣而人品天資又非尋常之士詩有塵堂大常滿甌錢帛少盈囊侍衣甚藍縷莫愁不出房真可笑也意此告予之事而予未嘗有此言何耶

二高詩誤

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此詩見高適集中唐詩紀事又入於高力士下人以力士無集因一高字誤入殊不知力士曾貶承州五溪其地也况假柯古叙力士事證亦有詠薜之作高適但往還於山陝四

川未嘗至湖湘間此必力士之詩無疑達夫集中收者友
為高字傳訛也且適集斤作薺尤非題既咏薺又可復云
但力士集中終作都此或適集終字尚是也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古人名切對

三語掾

阮瞻

一字師

蕭楚才

白雲子

張白

黃石公

張良

東方朔

南城威

晉文公

清白吏

楊震

田舍翁

宋高祖

公輸子

魯公輸若

寧馨兒

王衍

獨眼龍

李克

兩脚狐

楊再

關西夫子

楊震

江左夷

王導

青錢

學士

張鷟

白蠟侍郎

董方

山中宰相

陶弘景

江上丈人

晉子胥

風流

宰相

謝安

跋扈將軍

梁冀

四明狂客

賀知章

三紅秀才

應和

畫像贊

楊誠齋贊張功父像云香火齋葺伊蒲文物一何佛也襟

帶詩書步武瓊瑤又何儒也門有珠履坐有桃李一何佳
公子也冰茹雪食瑀碎月魄又何窮詩客也約齋子方內
歟方外歟風流歟窮愁歟老夫不知君其問諸白鷗予觀
此贊似東坡贊王定國之作按功父名磁號約齋循王諸
孫也有文才能詩嘗植梅花三百餘本構堂於中扁曰玉
照余嘗見玉照堂梅品一則

佛頂菊

元人謝伯理居淞之泖湖富而好禮構光祿亭爲宴樂之
所九日會友於其間有園丁以佛頂菊花方開獻之筵間
求詩衆爲賦之時竅笛道人楊蔗夫在座走筆云蓮社淵
明手自栽頭顱終不惹塵埃東澁若爲摩挲看西域觀魯

受記來妙色盡從枝上發慧香直奔腦門開明年九月重陽節再托摩耶聖母胎座客顧仲瑛奉觴稱曰先生之作誠可謂虎穴得子矣以今觀之恐亦句句字字未必盡當况格律亦自卑耶

景隆八發

少同王蔭伯讀書景隆父之閱事命名王述其義遂名景隆八發蓋以可發笑者八事耳然其辭隨義抑揚譏誚道士以爲戲譎之音以發其懽愉憤歎之志客過而笑曰君子進心如是哉有勃然色變者曰果王者無戲言乎王因告其虛車無庸覆甌將來予病時文而假之鳴豈知召釁起怒文之害也歟當投之水火予則曰彼哉笑之者也癡

人前不得說夢其怒之者乎所謂不笑則罵之是矣且枚
生七發以無爲有君之八發假有成無是皆註玄思於筆
端闢才華於漢藻所謂文者也忍棄之耶去年過姑蘇與
都南濠論賓戲等文因誦以質以告其客尤之情都曰其
諸作之苗裔乎其騷人發憤之言乎其子雲譎恠之意乎
復喟曰文雖近狎義則通微毛穎初成裴晉公亦以爲不
可以文爲戲文之妙者也爲我寄王子又曰事因戲警名
以文傳景隆道士之幸也安知不猶佛印之傳哉時道士
聞之請予述其顛末并錄八發爲珠庭勸遂書 無拘殿
賦黃冠不淨寶殿無拘脗三清之幽境爲百戲之所都藏
闔探帖打馬投壺博錢者錯處抹牌者同區棍兮不冠拳

兮無襦或歌或舞或笑或呼或箕踞於前楹或尸寢於後
厨斯則平日之所爲也若夫朱夏司權溽暑當塗招搖市
井和以屠沽抱長席而至止泛短水之醜翻爾乃以瓦爲
枕以棺爲鋪逍遙乎風涼從容乎日晡忽聞嘯於梁上弄
傀儡於東隅者也至於萬物告成三冬來輪無門不掩有
墻可踰官府兮爲堆鹽之所隣舍兮爲過米之衢噫嗚嗚
呼名雖蕭散實則污瀦蓋無傷於道士空見笑於吾儒
大笑堂記老子曰不笑不足以爲道韓子曰小笑之則小
悅大笑之則大悅蓋莫貴於笑亦莫貴於大笑矣有道士
居景隆人好譁之構室焉高而不剝密而不狹輕而不露
以于賓客故又謂之堂然至其堂者莫不有笑焉啜其茶

則破悶飲其酒則解醒對其食則噴案他日有客持觴過

從尸而祝之把落其鬣余曰此所謂樂然後笑者也衆以

爲笑酒酣膊而笞之罵曰狗道士余日以竹鞭犬真可謂

笑矣衆乃大笑遂爲之記 銷鉛井銘銀壙之傍銀壙則

用故米樹之下米樹桑也藉有井焉井之西隙地丈餘可

客三五道士嘗具飲洗番鉛之錢錫飲列哥窰之盤巖裂

果則蘇州之核鹽疏則捷橋之笋蘆客有善爲酒戲

者飲一杯則下其球井中以爲樂郡治西湖爲杭民之勝

賞故錢帛咸於湖費焉因號曰銷金鍋余謂茲井曰銷鉛

可也復銘之曰井之泉清且涼井上之客迂且狂嗚呼釀

井之水芳其母長 叱石壇誌叱石壇者牧羊之易也景

隆之觀有廣除焉隆然而高且然而夷承殿之趾若壘也
形道士好殖羊羊之性羣於其地走而若愛之聚而若
之飽焉而卧以嬉壯者魁而肥瘠者瘠而瘦乳者小而圓
老者昂而峭危者俯而伏望之纍纍然白石之竒塊也叱
而起則羊焉道士初平之流也故擬而名之他日客至其
廬見其羨焉曰美耶羊耶而狗口是落耶道士曰是石也
客曰汝石叱不休必聞於冥道且鎔鐵灌汝腸腸其爛矣
寧石羨乎道士懼明日石盡徙壇復如故云 轉身路辭
景隆之路法盤谷窈而深方往而復如行羊腸在平陸繚
繞縈紆穿九曲長蛇深蟄寒蛟縮欲走嗟如縛在足窺行
矩步如有束乍向東趨又朝北一身宛轉回顧多番使頭

圓脚步蹉黃昏月黑不可過雙手捫壁空摩挲又似盤庚
石鼓歌一句信屈牙相磨道士道士可柰何願君後世爲
田螺警夢樓說無名子夜讀書景隆之岑樓夢游華胥
瓊宮玉宇神君仙人遊而嬉焉忽若然而悟曰是非響磬
廊耶將西子之魂徑行過也何其聲之若也審而視之童
子執燭而來也復就寢夢化蝴蝶天桃治杏冷艷穠馥栩
而揚焉忽轟然而醒曰是非黃鶴樓耶將謫仙之靈來植
碎也何其聲之轟也縮而觀之道人煮茶而至也明日驗
其樓前發則板軒而後右行則板輅而左乃悲而歌曰咄
斯樓板胡磁研些截道人頭有長釘些道士懼無名子曰
右有警枕是余之頭也勿緝 煉藥爐贊昔林君復隱於

孤山以梅爲妻以鶴爲子道士棲於景隆以酒爲妻以
狗爲子故其消煩滌妄能守其教者凡以酒也是酒在吾
儒則爲狂藥在道士乃長進藥也名其爐曰煉藥爐斯爲
稱情贊曰其寒不冰其炎不爭其高不亢其滿不盈消磨
火性出入風情遠而颺之若仙翁之丹竈迫而察之乃障
愁之長城青樓珠箔能隳於天際琅函玉笈能守乎至誠
不知者以爲陷人之地知者以爲葬道士之坑也歟方
便樹頌宮中塗厠苦而難入荒穢不治惟民所止何陋如
之如惡惡臭天乃降祥惟隰有桑方便之路黃絹幼婦繞
樹三匝或得其桶矢聲鏗鏗聲在樹間叶苟求其故不見
其處右九文惟序余成餘皆王作也王名一槐今爲負外

云

古今詩同

予一日江干被雨暮歸適值潮至塘路嶮崎輻上得四句
云暮色連江色潮聲雜雨聲行人歸思急辛苦問前程昨
讀唐詩紀事比丘尼海印有舟夜云水色連天色風聲雜
浪聲旅人歸思苦漁叟夢魂驚舉棹雲先到移舟月逐行
續吟詩句罷猶見遠山橫豈知前三句皆同文可謂預先
偷也

韜光禪師

韜光禪師莫詳族里唐穆宗時結茅於杭州靈隱寺西峯
與鳥巢布衣爲友刺史白居易重其道嘗具饌餼之以詩

邀云白屋炊香飯，瘴瘴不入家。瀝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
青芥除黃葉，紅蓴帶紫芽。命師來伴喫，齋罷一甌茶。師答
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枕。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
惟能飲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
市不堪飛錫到，恐驚鶯轉畫樓前。其高致如此，至今巷以
師名。求樂初接谿，張恪遊巷一絕云：躡屩捫蘿上翠薇，綠
雲深處扣柴扉。老僧解誦香山句，鶯落松花滿客衣。詩今
猶在也。

趙墓破臺詩

宋趙清獻公之墓在衢州城東，常有人題詩於地之驛曰：
千夫荷擔出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

從清獻墓前過漢嚴子陵釣臺在富陽江之涯有過臺而
味者曰君爲利名隱我爲利名來差見先生面黃昏過釣
臺予以乘扁舟者過清獻之墓必不愧用膏血者又不可
語以扁舟此詩不免意圓語病若自知爲利名而夜過釣
臺則尚德之心深矣

題昭君

予嘗擬爲昭君辭帝語云愛妾一身孰若惜取沙場萬骨
哉妾聞昔殷高宗以圖得傳說而中興今陛下以圖得妾
而外靖爲妾之計得自擬於古賢臣自以意亦少可後誦
高季迪明妃詞云妾語還憑歸使傳妾身沒虜不須憐願
石莫殺毛延壽留盡商巖夢裏賢可謂閉門造車出門

散

角妓坐化

角妓鄒妙端色藝絕人名出教坊右風流之士咸修飾以
求狎晚年色衰遂慕閒寂及死佯爲坐化有作詩以挽之
者云歌舞風流世所傳老來圓寂竟端然超昇已出康平
巷解脫還登般若船具足神通由此日廣修方便在當年
莫言柳翠燒衣事功德誰分孰後先傳播一時

詩能叙實

聶大年先生讀楊旣夫詩集有云文章五采鳳凰雜酒債
詩豪膽氣籠白髮草玄楊子宅紅粧檀板謝家湖金鈎夢
遠天星墜鐵笛聲寒海月孤知爾有靈還不死滄桑更變

言一卷三十一
問麻姑蓋庶夫母夢金鈎入懷而生別號鐵笛道人晚年
避亂淞江之泖湖謝伯理家蓄四妾名草枝柳枝桃枝杏
花皆善音樂每乘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迎致大
年之作極臻其妙善能用事而叙其實今集中無也

子宿詩識

吾友吳維新昂正德丁丑進士初任臨淮知縣同年給事
中汪應軫子宿送行詩曰青年縣尹延陵子掛劍豐城牛
斗間車馬風塵今日始乾坤身世幾人間家分吳越一江
水官隔淮河萬里山歌罷驪駒人已遠夕陽芳草對愁顏
不數月汪敗知泗州果然官止隔於淮河豈非識乎

張翰詩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固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
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
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歸宋王贇運使
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瀾烟深根有餘因想
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尊鱸贇之言謂翰度時不可有
爲故飄然遠去實非爲鱸也至東坡三贊贇則曰浮世功
名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尊鱸
也自賢其說又高一著矣然又嘗見蟬精雋載一詩云黃
大東門事已非華亭鶴淚漫思歸直須死後方回首誰肯
生前便拂衣此日區區求適志他年徃徃見知幾不須更
說尊鱸美但在淞江水亦肥惜不知姓氏此過二詩而兼

得之矣

月中桂

淞江管訥字時敏末樂中官楚府長史詠月中桂詩云上
界誰將此樹栽廣寒高處古香來根從天地分時種花在
山河影裏開玉兔守株依舊闕青鸞啣子下瑤臺不知斫
盡吳剛斧天上浮雲幾變迴菊莊以爲此詩雖若可觀不
免犯重起旣云栽又云根從天地分時種當改根爲枝種
爲長易此二字殊覺辭理予又以爲上界與天上亦覺重
也

上元詩

曾南豐有錢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詩云月明如畫露華

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
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
顏猶入少年叢。又云金鞍馳騁。獨見曹夜半喧闐。意氣豪
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星高風吹玉漏。穿花急人
倚朱欄。送目勞自笑。低心逐年少。祇尋前事。撚霜毫。僧惠
洪覺範亦有京師上元詩云。及時膏雨已闌珊。黃道春泥
曉未乾。白面郎敲金鐙過。紅粧人揭綉簾。看管絃。沸月喧
和氣。燈火燒空奪夜寒。咫尺鳳樓開雉扇。玉皇仙仗紫雲
端。按覺範江西筠州人。姓彭氏。嘗妄誕著其叔彭淵才之
說。以爲曾子固不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今以三詩較
之高下。固已殊矣。且覺範首聯爲僧。而有此言。無耻甚矣。

較之唐僧但願鵝生四掌鰲着雙裙之說此尤可責宜其坐罪還俗也殊不知南豐文名重於詩名固爲之掩耳猶張子野賀方回以長短句馳名之故且如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星高又曰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夫豈不能詩者乎人倚朱闌送目勞併上句看乃見其妙謂遊冶屬意者不勝其注想而恨夫夜之短也惜其詩雖工巧格律卑弱此論方虛谷亦略言之惜未詳言如此明白也

歸去來辭

朱文公云歸去一篇其詞義夷曠蕭散雖托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實用賦義而中亦兼此此千古之確論矣又

曰首云歸去來兮中又云歸去來兮了無端緒疑爲二篇
此文公或一時未盡看破也李格非所謂沛然肺腑中流
出彼何較其端緒首尾者耶余細觀之亦有端緒共有五
段每段換韻自然純古人不覺之所謂擬洞庭鈞天而不
澹霓裳羽衣而不綺者也今逐段錄出註之於左歸去來
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
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
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
之晷微此第一段十二句言賦起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
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罇此第二段八句三十二言
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

鋪序無此矣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

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此第三段十二句七十歸二言亦鋪序而此也

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滂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

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

西疇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

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

此第四段十八

句一百零八言乃及復序當歸之意無此也

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

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

肅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此第五段

入句五十六言
就北而結之也

哭文丞相詩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蔭日忠
如蜀將斬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木知只恐
史官編不盡老夫何淚寫新詩此作論多人口久矣但文
山集與輟耕錄作徐世隆史鑑與風化錄作王磐然二人
皆元學士無文集可查國史傳中又不載也

除夕元旦詞

庠彦沈明德宣嘗賦吾杭除夕元旦蠟燭慈花二詞道盡中
人以下之家之風俗誠足解頰錄以遺好事者除夕云鑼
敲鬼童聲聒耳傍早閉門掛起新簾子炮仗滿街驚耗鬼

松柴燒在烏盆裏，寫就神茶并爵壘。細馬送神多着同，與紙分歲酒闌扶醉起。闔門一夜齊歡喜，元旦云接得龜神。天未曉，炮炆喧喧，雞開門早，新猶鍾馗先掛了。大紅春帖銷金好，爐燒蒼木香，繚繞黃紙神牌上，寫天尊號，燒得紙灰都不掃。斜日半街人，醉倒。

秦黃詩識

秦觀字少游，號太虛，淮之高郵人。與蘇黃齊名，嘗於夢中作好事近一詞，云：山露雨，溱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掛晴碧，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其後以事謫滕州，竟死於藤。此詞其識乎？少游同時有賀鑄字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悼之云：凌

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樓花
院綺窓珠戶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暮彩筆空題斷
腸句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山谷有詩云少游醉卧石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道江
南斷腸句祇今惟有賀方回秦詞世人少知予嘗親見其
墨跡後有近代劉菊莊題云名並蘇黃學更優一詞遺墨
至今留無人喚醒藤州夢淮水淮山總是愁亦不勝其感
慨因憶賀黃二作併書之以見少游固竟沒於貶所而山
谷尤於成樓之死尤艱哉嗚呼咏詩之日孰知又為少游
之後者耶

菊莊警句

吾鄉劉泰字士亨號菊莊詩鳴一時有菊莊集行於世亦
未見其工也魯聞二絕可謂警拔持拈出之題秋鶯云紫
陌曾聽駐馬蹄王孫金彈杏花西秋聲不似春聲好莫戀
斜陽儘意啼蓋譏不知止者又作秋茹詩有云傍葉依花
紫實圓天生佳味壓肥鮮如何秋晚無人採老在涼風白
露邊時無知己者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一

杭仁和郎英仁寶著述

詩文類

和靖墓

宋林處士和靖隱居吾杭西湖之孤山以梅爲妻以鶴爲
子朝廷錫以粟帛古今高其梅詩清高莫比者也近時宦
遊於杭者或妾或女死者即葬其地取其山名近且秀焉
故纍纍於林墓之先後有士人題壁云太乙宮前處士家
此宋之西宮于今換作宮人斜想因孤嶼人清絕故使桃花
犯命耶

語意相類

輟耕錄有詩云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又嘗聞詩有云中原不可生強盜強盜總生不可除一盜既除群盜起功臣皆是盜根株二詩語意相類後義尤佳但前首第三句即第二句意予欲易為不平原是難平者後首第二句替埋予欲易強盜總生大盜俱庶幾尤覺精采

黃鶴樓詩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此崔顥咏黃鶴樓之詩也舊云李太白讀此不敢再題故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

題詩在上頭之說遂過鳳凰臺而成詩云鳳凰臺上鳳凰
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
安不見使人愁人謂格律氣勢未易甲乙誠哉斯言予又
以李題鸚鵡洲之詩其格律模擬殆猶過之惜第二聯氣
少弱耳詩云鸚鵡東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
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
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予嘗又論諸
詩古人不以餽釘爲工如鸚鵡洲對漢陽樹白鷺洲對青
天外超然不爲律縛此氣昌而有餘意也

詩太露情

白樂天寄李郎中一絕云往年江外拋桃葉近歲樓中別
柳枝寂寞春來一盃酒此情惟有李君知註云桃葉陳結
之柳枝樊素二愛妓也夫以李郎中與二妓同道且言知
已李何如人耶

吳東昇

吳東昇杭百夫長也頗善辭翰年八十臨終作詩曰囑付
兒孫送我終衣衾棺柳莫豐隆停喪止可經旬外出殯須
行徑路中念我行藏無大過請僧超度有何功掘坑埋了
平生願休信山家吉與凶武弁有此可謂難得矣乃杭前
衛人

秦少游女

宋靖康間有女子為金虜所得自稱秦學士女道中題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讀者悽然曾有擬作秦女行者今併人文忘之又甚悽然

一笑居士

浙省貧外郎張光弼名昱蘆陵人元末政壞遂棄官不仕以詩酒自適號一笑居士有春日詩云一陣東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欄杆只消幾度春騰醉看春光到牡丹蓋寓時事也今集中亦無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貧外墓足矣後果如其言海昌胡虛白作詩以弔云二仙坊裏張貧外頭白相逢只論詩今日過門君不見小樓春兩燕歸遲西子湖頭碧草春天留山水墓詩人老逋泉下

言三十一
應相見為說梅花塲得真二仙坊在杭之壽安坊西即今之花市也

徐伯齡

徐伯齡字延之號籜冠子錢塘人也性穎敏每書一目終身但踈蕩不拘小節對客每跣足蓬頭夏月非惟袒楊裸裎而內衣亦不繫也故夫慕名而來者一見後即倦與往還然其博學高志又嘗敬焉平生精於音律尤善琴所著有大有正譜十卷醉桃佳趣二十卷香臺集註三卷禪精雋二十卷舊雨堂稿若干卷張天鋤曾為作傳膾炙人口今無後矣予有手書容膝齋一銘亦得箴規之體惜為好事者取去今尚能記其辭銘曰粵惟文命土階茅廡

受辛瑤臺摘星斯室斗許僅容膝肱既非藻稅庸使丹楹
形無勞役耳無哇聲心遠境靜氣和神寧目對皇墳願吾
德馨噫金谷平泉匪吾之行廣廈萬間付之公卿慎勗終
始敢識斯銘

劔鶴聯詩

余幼時得抄本劔鶴聯句因沒前後不知其名乃云范文
正公仲淹在海陵時與歐靜滕宗諒劔鶴聯句皆屬對森

嚴造語雅健當時已為難得寶元二年石曼卿與滕集於
闕下始得其備乃用唐措法書以附九華書堂厥後代為
名人題跋近讀歐文忠公外集內載此詩乃知歐非歐靜
也參之范集又無意或范集失收耳蓋滕乃范之相好同

年二本俱曰仲淹曼卿真宗時已死何謂寶元年書是知

歐靜則訛也况詩比舊為多故特錄於藁而註於下句下

人名一二不同姑仍舊耳劔聯句曰聖人制神兵以定天

下厄范蚩尤發靈機干將構雄績歐窳齋天地開鑿冶陰

陽關滕南帝輸火精西皇降金液歐炎炎崑崙焚歐本涵

涵洪河擘范雷霆助意氣日月淪精蒐滕神氣不在大錯

落就三尺直淬靈溪泉橫磨太山歐非石歐雌雄威並

立晝夜光相射范捉携風雲生指顧煙塵寂滕堅剛正人

心耿介志士跡歐初疑成夏鼎魁魁世所適滕又若引吳

刀犀象謂抄本謂無隔滕抄本原無鼎吳刀二句止曰

本截波虬尾滑脫浪鯨牙直頑冰挂斷崖歐本作皎月垂

歐本作孤隙歐河角起隸芒歐本作雲罅露秋碧范曉鐔

星斗躔歐本夜匣龍蛇飛龍非宅歐舞酣霰雪回彈俊球

琳擊騰鮮搖雪水光膩刮湘江歐木作色青蛟渴雨瘦素

虺蟠霜濆歐清音鏘以鳴寒姿堅且澤范鬼類喪影嚮佞

黨摧肝膈歐一旦會神武四海屠兇逆周王奉天討商郊

千里赤楚子揚軍聲秦抄本作師萬首白范祥輝貫吳越

殺氣橫燕易歐爲君斬巨熬四極可指畫爲君決長雲三

辰乃歐作煥赫范無使化猿翁辱我爲幻惑無使暴虎人

屈我衆雙敵滕尊嚴漢冠侯非冕左右舜干戚歐功成

不可留延平空霹靂范鶴聯句曰上清歐本降靈氣鍾

此千年禽范幽閒靖節性孤高伯夷心歐岳湛有仙姿鈎

韶無俗音范目流泉客珠翅重羽人衿滕毛滋月華淡頂

粹霞光深歐騰漢雪千仞歐作照溪霜半尋范織啄硎青

鉄修脛雕碧琳歐巖抄本栖小鷄樹澤飲早牛溪滕鸞凰

自墳篋燕雀徒商參范獨翹聳瓊枝群舞傾瑶林歐病餘

葭露零歐本作夢警歐松風吟滕靜嫵鸚鵡言高笑鴛

鴛滯范金精冷澄徹玉格寒蕭森潔白不自持脛羶非本

無所任滕稻梁不得已蟻虱胡爲侵范風流超綺素雅淡

絕規箴歐天池憶鵬遊雲羅傷鴈歐本沉滕相親長道情

偶見消煩襟范西漢惜馮唐華皓欲投簪歐南朝仰衛玠

清羸疑不禁滕端如方直臣處群誠足欽介若庶退士驚

秋猶在陰范幾銷鷹隼鷲羈鞞俄見臨還喘見鷲貪弋繳

終就擒

歐本止曰鷹鷂爲新得鳧貪

頡頏

清霄垠飄颻滄

海尋

歐本無此二句乘軒乃一芥空籠仍萬金

滕

片雲伴遙影

冥越煙岑

范

長飈送逸

嚮亭亭

出霜砧蓬瀛

忽徃來

桑田

成古今

歐

願下虞舜

歐本作八份

庭鼓舞薰風

琴

范

二篇共六

十二韻歐最爲多也

佳句人先道

予友虞子匡

元良

質美年少志學有過人處雖補弟子員

不屑於時義也予契且敬每有作輒過商議或爲易數字

則首肯焉多即揮去曰非已作也可盜名乎一日次韻題

人之扇有聯云瓦樽頻泛綠銀燭短燒紅予嘆賞久之既

而觀因話錄有三紅秀才應子和詩曰兩岸夕陽紅風過

落花紅蠟炬短燒紅遂驚且笑始知所謂好句人先得達者所見畧同也

牡丹詩

牡丹色奪衆花譜以爲花王也吟咏必須天香國色四字唐人用之已多後人不復再用不知非四字不能稱此花也吾友金茂之珊苦吟學杜常有二聯云色疑傾國罕香憶自天來又云信知國內真無色浪說天邊別有香可謂善用四字者也如元夕詩必須用鳳輦鰲山方稱王禹玉應制詩以諸人皆用而已則曰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此爲絕唱金亦效此之變化也

切對

余與王蔭伯一槐同窓最久少時同出迎送每途間必得
自然一對以較勝負今皆忘之尚記一二如里仁坊鄉義
巷三叉路十字街火燒榛風縹粟癸辛街子午谷一德格
天五經掃地夏雨分牛脊秋風貫驢耳死人頭邊有活鬼
強將手下無弱兵臨印道士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屋
簷下天燧樓拔上地鋪可謂天生切對也

五步詩

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內
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而出除夜云
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迴氣色
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上稱賞授

左監門衛將軍詩話皆以爲王涯者殊失考索也予嘗又
思此詩亦如柳公權應詔韻邊城賜衣適時之作無復停
思文宗遂有子建七步爾乃三焉之說恐三步五步之時
句亦未能盡耶

洪遂初

洪春字遂初正統間府學茂才也有詩名題韓信云若使
英雄早見機竒謀肯立漢邦基囊沙破敵功雖大躡足封
齊事已非既已無心從蒯徹何緣執手教陳豨未央宮裏
當時事千載令人淚濕衣一日接身使戲嘲同舍二絕云
不是青雲不致身自嗟無學久因循七年米帳今朝筭落
得儒巾博奕巾同舍怒而使再有詩不告師長也又云落

得儒巾博吏巾只緣造物不由人
兩窓昨夜成癡夢彷彿
詩魂到八閩衆閑笑而散且不省其意以爲心病也既三
日身使謁先聖首命說書果以不合黜爲福建省掾既至
左相集諸曹散荔枝遂初獻詩曰五月閩南荔子丹摘來
宜薦水晶盤色欺鶴頂霞新染光奪龍精露未乾曾得漢
皇陪上苑又隨星騎貢長安紫微垣底分嘗屢頓覺瓊漿
溢蔭寒左相爲之嘆嘗留以教諸公子既而期滿赴

京襄城聞之亦請作西賓甚相得也幾欲奏保教職一日
偶至書院中見案上一帙觀之乃春畫也每幅有洪詩多
淫言狎語遂爲逐客抗岸入國初無詩人而遂初爲首
唱有王岑集行世前詩俱無也

詞非歐陽作

王銍默記歐陽文忠公私通甥女事為此降官事亦詳矣而錢氏私誌又述其自作之詞曰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閑抱琵琶尋堂上簾錢堂下走恁時已留心何況到如今蓋甥女依公時方七歲故也予意公因甥女無依領回方七歲公何便有此心况此詞後一拍全似他人之說公者但事之有無未可與辯詞非公爲決然也或者錢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抵之如落第士子作醉蓬萊以嘲公也讀者理推

詩文似

舊云韓詩似文杜文似詩予謂韋應物律詩似古劉長卿古詩似律子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固一病也然亦因性所便習而使之耳

陳脩

世傳梁顥八十登第洪容齋隨筆辨明其生年致仕之歲甚爲明白謝表之聯好事者爲之也鶴林玉露與氏族大全同載

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脩唱名時高宗問年幾何對曰七十三矣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詔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卽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此則可謂真少太公之七年矣清暇錄又謂詹義登科後解嘲曰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逢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

前二十三清波雜誌又以謂閩人韓南未知孰是

九憎詩

宋時詩僧最多如祕演惟儼參寥善權輩皆與歐蘇秦黃石曼卿友善故名重一時又有九僧者同出一時歐陽公嘗慕之云集已亡溫公詩話止載其名考其詩皆學賈島周賀故談釋子者以九人爲倡流奎律髓中多載其詩今皆擇詩一首并地以補其集以見九僧之名也劔南希叢送可倫赴廣西轉運凌使君見招云別語畏殘漏心懸瘴海邊回期無定日去路極遙天苦霧沉山郭寒沙漲隱出幾消尋使府清語廢閑眠金華保暹早秋閑寄宇昭云窓虛花葺明微覺早涼生深院無人語長松滴雨聲詩來禪

外得愁入靜中平遠念西林下相思合慰情南越文兆宿
西山精舍云西山乘宿興靜穉裝寥心一徑杉松老三更
兩雪深草堂僧語息雲閣磬聲沉未遂長棧此雙峯曉待
尋天台行肇郊居吟云靜室蕪孤捲幽光墜露多徑寒杉
影轉牕脫雪聲過茗味澹泉合鑑香竹靄和遙懷起深夕
舊寺隔滄波貴城惟鳳吊長禪師云霜鍾侵漏急相吊脫
悲濃海客傳遺偈林僧馮病容漱泉流落葉定口集鳴蛩
回首雲門望殘陽下遠峯淮南惠崇訪楊雲卿淮上別墅
云地近得頻到相携向野亭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望
久人收釣吟餘鶴振翎不愁歸路晚明月上前汀江南宇
昭幽居即事云掃苔人迹外漸老喜深藏路僻閑行遠春

晴晝睡長餘，花留暮蝶幽。
草懸殘湯靜，日空林下孤。
禪念石霜峨眉懷，古寺居寄簡長云。
雪苑東山寺，山深少往還。
紅塵無夢想，白日自安閑。
杖履苔痕上，香燈樹影間。
何須更飛錫，歸隱沃洲山。
沃洲簡長送僧南歸云：漸老念鄉國，
先歸獨羨君。吳山全接漢江樹，
半藏雲。振錫林煙斷，添瓶澗月分。
重樓上方定，孤枕雪中聞。

梅社詩

冽冽北風吹，倒人乾坤無。地不生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有春我家池邊水，朵朵開來點墨痕。不要枝頭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右二詩世傳為王元章作。

也故予於其傳亦載後絕然考竹閣集又無後得止庵厓
大參抄本一書前乃

太祖之作後乃刘伯温之作一時事也盖伯温因

太祖有疑而召至時正梅開於靈

太祖前作固有意焉而劉之詩尤明白其心事於是
君臣相好知故也

賓月堂詩

人生自是人間月客亦天邊寄此身彼此虛空無着處誰
歟是主復誰賓此詩乃元人梁隆吉者而同時許獻臣集
中亦有之此必二人友善一時不知何人誤寫後人因而

誤刊也如春水蒲泗澤一首乃顧長康詩亦誤編入陶彭澤集中此亦類耳

濟顛化緣疏

佛首一尊身光萬國歷四朝之文物滿三世之因緣獨露半肩光掩身中之月全彰衆相毫分額上之珠一舉首一低頭只此便是彌陀佛或揚眉或蹙歎何處更參慈世尊氣象清新規模宏大雪霜凌爍風雨洗磨屋勢壓頭人難住足神鬼近將於悲泣幡華莫稱於莊嚴雖憑後學維持實賴衆人着力欲更新好寧免經營卸斧般斤日下指揮於風動明珠大具目前立望於雲齊豁開歡喜善門便是菩提徑路雕甍畫棟山光搖翡翠之寒風鐸雲窓湖水倒

琉璃之碧民間有慶皇極無彊右濟顛之疏爲大佛者也
濟顛乃聖僧宋時累顯聖於吾杭湖山間至今相傳之事
甚衆有傳記一本流於世又有小石像於淨慈羅漢堂此
疏墨跡見存西湖大佛寺大佛即始皇纜舟之石是也

神仙太守

華亭張東海_弼人品詩字成化間一時之望休致既早子
皆成名殊無一事累心蘇州別駕周德中以其爲神仙太
守而張嘗制十絕以荅之見其無仙并跋朱子托名鄒訢
爲戲耳又有長短句一篇意尤高古皆予家所藏今文集
中無也因錄詩三首并歌于藁庶不沒東海人品正大而
才思不凡也詩云歸休太守似神仙布被蒙頭日夜眠却

恁門前來執客馬蹄踏破紫芝煙古今何處有神仙鶴駕
鸞驂總浪傳莫信空同柳道士刀圭入口亦徒然歐陽自
號無仙子卓識真知冠古今弱水蓬萊在何處愚夫白骨
紫苔深歌曰東海先生歸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
船書被人笑道癡愚書也書寒不堪穿饑不堪煮收拾許
多何用處况而今白髮蒼顏坐黃堂之署乘五馬之車那
得工夫再看渠又將載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真腹枉
說道黃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語

花間詞名

歸國遙 酒泉子 定西番 河瀆神 毆方怨
思帝鄉 蕃女怨 荷葉盃 上行盃 思越人

三字令

竹枝

河傳

摘得新

離別難

相見歡

醉公子

感恩多

滿宮花

蝴蝶兒

贊成功

西溪子

中興樂

接賢賓

贊浦子

文冠子

甘州遍

紗窓恨

柳含煙

月宮春

戀情深

賀明朝

右三十二詞乃花間集之名也草堂

詩餘諸本之所無今作詞者不惟不填此調亦不知有此

名耳予故於二十四卷中已言花間集為詞家之祖今復

特錄其名以見之則南詞始於唐也無疑

旌旗日煖龍蛇動

杜子美早朝詩有旌旗日煖龍蛇動虞伯生註龍蛇動謂

旌旗上雉尾也惟日煖故旗影動耳予以古者交龍為旌

折羽而註於旂竿之首曰旌今日煖則旌旗飛揚其上見龍蛇之動也以雉尾什之又以爲影恐非

雪詩

元末張雨字伯雨號句曲外史錢塘黃冠也有詩字名予嘗於一士夫家見袖軸一卷外史首有山居雪霽詩一律後多名筆次韻今止記憶數首是皆無集可觀者錄之于左并書姓氏爵里外史詩曰日光玉潔千峰立映雪時晴一氣疑當畫爐亭催掃巷犯寒漁艇借收冰松皮石裂號饑鼠窓隙塵消撲凍蠅青苗柔茅渾可愛倩誰春餞捲紅綾張翥自京來抗和曰窈窕阿人跡斷隱居學道自神凝岩頭鶴下松無雪石底龍蟠水不冰釀酒春瓶豐勝乳

抄書雲笈細如蠶多君肯念還京客爲織春袍柿蒂綾黃
縉走筆和曰雪中乘興真奇事無柰舟膠水始疑朝士白
頭慚獨步仙人赤脚教層冰招來盡是鷄群鶴趨附空慙
馬尾繩夜久松龕同擁毳絕勝儻值有青綾俞友仁追和
曰湖上千峰盡失青湖光十里未消凝吟詩細嚼梅花蘂
煮茗潛敲澗壑冰東郭忍寒行似鶴南屏痴醉坐如蠶相
過內相知乘興盛服猶披舊賜綾請字仲舉先晉寧人父
官於杭因家錢塘官至學士縉字縉卿義烏人官至學士
俞字文輔仁和人國初會元也

艷詞不可填

昔僧秀閑西與黃山谷曰作詩無害惟艷歌小詞可罷之

山谷笑曰殆空中語耳終墮此惡道耶師曰若是以邪言
蕩人淫心使彼由汝犯法恐不止墮惡道而已黃自此不
作艷詞予嘗思此甚為有理惟詞曲儘說情思非若詩之
蘊籍悠揚也如柳耆卿晝夜樂一詞云秀香家住桃花徑
笑神仙終堪並層波細剪明眸膩玉圓搓素頸愛把歌喉
當筵逞過天邊亂雲愁疑言語似嬌鶯一聲聲堪聽雕房
飲散簾幙靜擁香衾歡心稱金燼麝裊青烟鳳帳燭搖紅
影無限狂心乘酒興這歡娛漸入佳境猶自然隣鷄道秋
宵不永此雖贈妓真可謂狎語淫言矣宜戒之

戒石銘

戒石銘始於蜀主孟昶頌令箴於天下州邑其文二十四

句

見官板形
家必用

至宋太宗刪繁擇取至兩字爾祿民膏民脂一

民易虐上天難欺一十六字頒行天下至高宗紹興間復以黃庭所書命州縣長吏刻銘座右一本朝則立於甬道也至元癸巳吾浙浙西別有四句王公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

錢塘十詠

友人家得錢塘十景詩句法似國初人者然題目以錢塘名詩中用樟亭柳橋又似唐宋人若只考之舊誌亦無實昔賢之所遺也特錄於薰度後人可涼然而為誌

東海潮歌

紺霧彤霞爛不收海門東望浪花浮
超騰渤澥三千界照

耀闢浮四百州，賜谷神龍同變化。
高岡鳴鳳自喧秋，近來誰有賓王句？
試與重登鷲嶺樓。

西湖夜月

碧玻璃浸玉芙蓉，十里金波夜欲終。
如殿重裘素娥春睡醒，鏡中西子脫粧濃。
羽衣入夢來孤鶴，以笛驚心起卧龍。
欲問蟾宮乞靈藥，朗吟飛過兩高峰。

雲石樵歌

雲山深處有遺民，學不逢時且負薪。
新扣角何須歌白石，爛柯聊且避紅塵。
母能忍痛思曾子，妻却羞貧棄買臣。
郊藪安能隱麟鳳。

皇家結網近來頻

冷泉猿嘯

冷泉亭下北山隄曾見雌雄共引
元慣聽山僧朝說法能
隨木客夜吟詩松坡日暖人遊後
苦念帳風寒鶴怨時惆悵
遺音無處覓竹溪啼老野棠枝

浙江秋濤

怒挾西風勢未休滔滔何處覓安流
青山隔岸分吳越白
浪排空逼斗牛鉄箭有靈來昨日
去小車遺恨已千秋
晚來
試倚樟亭立楓葉蘆花滿眼愁

北關夜市

地遠那聞禁鼓敲依稀風景似元
安綺羅香泛花間市燈
火光分柳外橋行客醉窺沽酒慢
沽童笑逐賣餠簫太平

氣象今猶古，佇聽民間五袴誥。

孤山霽雪

雪後孤山擁畫圖，天開霽色炫冰湖。
三竿曉日消殘凍，一
脉春泉入裏湖。放鶴山童籠未啓，
梅野客杖先扶。就中
風味誰能識，活火烹香付茗爐。

兩峯白雲

西子湖西兩翠岑，高連雲氣易晴陰。
荒唐唐不入裏，王夢變
化能爲傳說霖。常馮遊人千里目，
頻回孝子百年心。幾番
僧寺黃昏後，更礙鐘聲出遠林。

九里孤松

曾向林間構小窓，卧看蒼翠擁旌旌。
雄聲絕似聞三峽秀

色何須攬九江自與竹梅諧
舊約不隨荷桂入新腔
試觀樹抄悠揚處疑是盤空白鶴雙

六橋烟柳

綠暗青濃乍有無
曉鶯啼罷尚藏烏
隨風不入五侯宅帶
雨半遮西子湖
舞徹細腰曾擅楚
困酣嬌眼欲傾吳
蘇公舊日經行處
夾道低迎鵲尾鑪

頌藻三十一卷終